

论李杲时间治疗学成就

八七级研究生 张海凌

时间治疗学是时间医学的一部分。尽管时间医学作为介于生物学与医学之间的边缘学科，七十年代左右才形成系统理论，但时间医学的有关内容，则自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就有记载，早已成为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中医治疗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“因时制宜”，而这也正是时间治疗学的重要内容。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李杲，接受了经典理论中的天人相应思想，在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上，将四时、昼夜等时间节律运用于治疗疾病的过程中，创制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治法、方剂及用药规范，充实了中医时间治疗学的内容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。但历代医家并未予以充分注意。故笔者不揣陋见，浅析于次。

一、四时节律的运用

李杲在时间治疗上，主要运用的是四时节律。他认为：“春气温和，夏气暑热，秋气清凉，冬气冷冽，此则正气之序也。……万物之中，人一也，呼吸升降，效象天地。”¹

因而治疗应遵循“必先岁气，无伐天和”²的准则，根据节律确定治疗措施，包括治法、方药及选择治疗时间等等。

第一、据四时确定治疗方法

对于泻法，李杲主张顺应四时升降浮沉规律而应用汗、吐、下。他在《脾胃论》中，根据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“夫四时阴阳者，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，逆其根，伐其本，坏其真也”的说法，提出：春季万物升发，宜采用吐法；夏季万物浮散，宜采用汗法；秋季万物收成，宜采用下法；冬季万物闭藏，宜采用固密之法。如果春夏反用

下法，秋冬反用汗法，就违背了自然规律，会误伤人体。他说：“夫时禁者，必本四时升降之理，汗吐下之宜。大法云：春宜吐，象万物之发生，耕、耨、科、斫，使阳气之郁者易达也。夏宜汗，象万物之浮而有余也；秋宜下，象万物之收成，推陈致新，而使阳气易收也；冬周密，象万物之闭藏，使阳气不动也。……故冬不用白虎，夏不用青龙，春夏不服桂枝，秋冬不服麻黄，不失气宜。如春夏而下，秋冬而汗，是失天信、伐天和也。”¹

对于补法，李杲据五行学说将四时与五脏联系起来，主张“因时而补”，借四时之气以补五脏元气。即春季补肝，夏季补心，秋季补肺，冬季补肾，长夏及四时均补脾胃。他在《内外伤辨·肺之脾胃虚方》中说：“何故秋旺用人参、白术、芍药之类及补肺？为脾胃虚则肺易受邪，故因时而补，易为力也。”

在据四时确定治法的同时，又提出“有病则从权”。¹根据具体情况，可灵活变通。例如，虽“秋冬不服麻黄”但在治疗冬季久虚之人“表有大寒，壅遏里热之衄血”时，仍按仲景麻黄汤发汗之法，创制了麻黄人参芍药汤。¹这种在一般规律基础上重视特殊规律的作法，是运用时间治疗方法的正确态度，也符合中医辨证施治的基本原则。

第二、据四时节律创制方剂

李杲制方的特点之一，是据四季不同而创制时方。这在金元之前是少见的。仅在《脾胃论》中就有时方10余首，占总方剂数的1/6左右。分析这些方剂，可以看出，李杲创制时方的特点，在于将因时制方与辨

证施治原则相结合，故其方更符合临床实际。考今人常用的李杲方剂，多为据上述二原则而立的时方。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：

1.清燥汤 夏季时方。为夏季湿热郁蒸，肺肾津液受损，导致痿软瘫痪之证而设。李杲以五行学说解释其证治机理。他认为：“六七月间，湿令大行，子能令母实而热旺，湿热相合而刑庚大肠，故寒凉以救之。燥金受湿热之邪，绝寒水生化之源，源绝则肾亏，痿厥之病大作，腰以下痿软瘫痪不能动，行走不正，两足倚侧。”¹ 因此以清燥汤祛其夏季湿热之邪而润燥。方名清燥，似于病因相背谬，其实是针对肺肾津液过损而言，先治湿热以清化燥之源。

2.清神益气汤 夏季时方。为素有黄证之人，适当暑雨之际，疾病增剧而设。治疗“当于脾胃肺之本脏，泻外经中之湿热。”¹ 但又不能专事清湿热，因为夏季火热蒸发人体水分，所以必须同时辅以益气生津之品，故方中又加入生脉散为时药。

3.黄芪人参汤 夏季时方。为“脾胃虚弱，必上焦之气不足，遇夏天气热盛，损伤元气，怠惰嗜卧，四肢不收，精神不足，两脚痿软，遇早晚寒厥，日高之后，阳气将旺，变热如火”之证而设。李杲认为：此证“皆天气之热助本病也，乃庚大肠、辛肺金为热所乘而作，”¹ 因此治疗当先助元气，理治庚辛之不足。方中主以人参、黄芪等甘温益气之品，同时仍考虑夏季火热伤津，而加入生脉散为时药。

4.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 长夏时方。为“饮食损胃，劳倦伤脾，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”而设。根据辨证论治原则“当先于心分补脾之源……兼于脾胃中泻火主生化之源”。¹ 同时又指出“发明脾胃之病，不可一例而推之，不可一途而取之……假令时在长夏，于长夏之令中立方，谓正当主气衰而客气旺之时也。”¹ 因此在方中加以扶益脾土、泻火之时令药。

5.清暑益气汤 长夏时方。为“时当长夏，湿热大胜，蒸蒸而炽，人感之，多四肢困倦，精神短少，懒于动作，胸满气促，肢节沉痛，或气高而喘，身热而烦，心下膨痞，小便黄而少，大便溏而频，或痢出黄糜，或如泔色，或渴或不渴，不思饮食，自汗体重，或汗少者，血先病而气不病也，其脉中得洪缓。若湿气相搏，必加以以迟迟”而设。李杲认为，“此病皆由饮食劳倦，损其脾胃，乘天暑而病作也。”根据辨证论治原则，暑湿伤气“宜以清燥之剂治之，”故方中“以泽泻、猪苓、茯苓、灯心、通草、木通淡渗利小便之类。”同时，这些利湿之药，又可以看作为长夏之时令药。“皆从时令之旺气，以泻脾胃之客邪，而补金水之不及也，此正方已是从权而立之。”李杲此“从权而立”，就是指因季节而创立时方。他提出，暑伤胃气之证虽临床表现不一，但根据因时制宜原则均可以本方加减治之，即所谓“病虽互换少差，其天暑湿气则一也。”¹ 但如非长夏之时，既使出现类似症状，也不能使用本方。因为方中有大量淡渗利湿之品，“若于无时病湿热脾旺之证，或小便已数，肾肝不受邪者误用之，必大泻真阴，竭绝肾水，先损其两目也。”¹ 这反映了时方的时间性特点。

6.凉血地黄汤 长夏时方。为“今时值长夏，湿热大盛，正当客气盛而主气弱也”，“水谷另作一派，如溷桶涌出也”¹ 之肠澼下血证而设。本证病机在于：湿热久困，导致大肠津燥血热。长夏时节，湿热大盛，故其病尤为严重。针对病机，李杲不治飧泄肠澼之标，而治血热津燥之本；不用生地凉血，而用熟地补血。这也正是针对长夏之时令，抑客气之盛而扶主气之弱的因时治法。

7.升阳益胃汤 秋季时方。为“脾胃之虚，怠惰嗜卧，四肢不收。时值秋令行，湿热少退，体重节痛，口苦舌干，食无味，大便

不通，小便频数，不嗜食，食不消，兼见肺病，洒淅恶寒，惨惨不乐，面色恶而不和”¹而设。其立方也是根据辨证施治与因时制宜相结合的原则，于升阳益胃中加入诸多补肺之品。李果认为：脾胃虚则肺最易受病，而补肺的最佳时间是其所主之秋季，这是“因时而补”。

8. 草豆蔻丸 冬季时方。本方是根据四季气候胜复规律而设。为“主秋冬寒凉，大复气之药也。”李果认为：上半年发生火热之“胜气”，下半年就会出现与之相反的寒水“复气”。影响到人体，则“脾胃虚弱而心火乘之，不能滋荣上焦元气，遇冬，肾与膀胱寒水旺时，子能令母实，致肺金大肠相辅而来克心乘脾胃，此大复其仇也。”¹由于寒水复气通过肺金影响到脾胃与心的功能，因此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。如“苦恶风寒，耳鸣及腰背相引胸中而痛，鼻息不通，不闻香臭，额寒脑痛，目时眩、不欲开，腹中反为寒水所乘，痰唾沃沫，食入反出”等等。如此复杂之证，绝非一般治法所能及，所以李果据“大胜必大复”的理论，予以温中升阳之丸方，以收复气制胜之效果。

9. 神圣复气汤 冬季时方。顾名思义，也是“治复气”之方。如果说草豆蔻丸方证复气在于寒水复火土之仇，则此方证除寒水复火土之外，还涉及到肝木受累，临床表现以“疼痛善嘔，口中涎，目中泣，鼻中流浊涕不止，或如息肉，不闻香臭，咳嗽痰沫……耳鸣，耳聋……口失味……牙齿动摇不能嚼物……阴汗，前阴冷……小便数而昼多，夜频而欠……大小便不调”¹等与心脾肝相关的孔窍病理表现为主。二方证虽病因相同，但导致结果不同，故制方亦不同。但从其立方本旨上，都是综合运用了《素问·至其要大论》：“治诸胜复，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”，“抑者散之，燥者润之”，“衰者补之，各安其气”等法则，从时间治疗的角度而设立的。虽然有人提出：“胜复”之说

拘泥于五运之气，因而持保留态度，但笔者认为，从时间治疗学角度考虑，它还是有一定意义的。它提示我们：第一、在按时间季节不同而采用不同治法时，不仅要考虑疾病发生、诊治的季节，而且要注意前一季节变化对人体的影响。这既符合中医辨证观、整体观，也符合自然辨证法的基本原则。第二、当某一季节气候超常时，不仅与本季节多发病有关，而且预示着下一季节可能出现相反的超常气候，为人们养生防病提供导向。

值得提出的是，李果不仅自制时方，而且应用前人方剂作为时方运用。最典型的是以生脉散为夏季时方。生脉散为孙思邈《千金方》首载，原为气阴两伤而设。李果认为：夏月“火炽之极，金伏之际，而寒水绝体”，“汗泄甚则亡津液，亡津液，则七神无所依”。此时治疗疾病，既使内有湿邪与热相合，也不可专事清湿热，应配以生脉散补益气阴，以“去时令泻热，湿蒸”。他说：“夏月宜补者，补天元之真气，非补热火也，令人食寒是也。为热伤元气，以人参、麦门冬、五味子生脉。脉者，元气也。人参之甘，补元气，泻热火也；麦门冬之苦寒，补水之源而清肃燥金也；五味子之酸以泻火，补庚大肠与脾金也。”¹“夏月服生脉散，加黄芪、甘草，令人气力涌出”。因此，在治疗暑伤元气之²黄芪人参汤和治疗素有黄证遇夏加重之清神益气汤等夏季时方中，李果都配用生脉散作为时药。他的这种创见，得到后世许多医家的赞誉。清·汪昂认为：“清晨服此，能益气而祛暑也。”⁴清·吴昆则评价说：治暑热“若东垣者，可以医气极矣！”³

除上述方剂外，其它如补中益气、调中益气汤、木香见睨丸等虽不是专门时方，但也具有鲜明的时方特点，并被后人作为时方应用。⁵

第三、根据四时节律加减用药

李果根据《内经》：“必先岁气，无伐

天和，是为至治”，“无违时，无伐化”，“无伐生生之气”的观点，认为四时用药为常道，可以“不问所病，或湿或凉，或热或寒。如春时有疾于所用药内加清凉丸药，夏月有疾加大寒之药，秋月有疾加温气药，冬月有疾加大热药，是不绝生化之源也”。¹正是在这种用寒远寒、用热远热的思想指导下，李果方剂中，一般都有治时令寒热之药或注明加减。如清胃散中以黄连为主药，清阳明经热盛而治牙痛，方下注曰：“如夏月倍之”意在清时热；¹ 加减平胃散治脾胃不和，“如遇夏，则加炒黄芩；¹ 草豆蔻汤治腹中胀满，“冬月加黄芪五七分，春夏止服正药”。⁶ 如此等等，不可枚举。

李果对因时用药的原则，并非机械死守，也是采取了与辨证论治原则相结合的灵活态度。他认为，春夏确有寒证、秋冬确有热证时，当“从权施治”，¹ 相应使用寒热之剂，但在应用时，也要加入时令药，以不违天和。他在论述伤冷热食物，以下法治疗时说：“假令夏月大热之时，伤生冷硬物，当用热药巴豆三棱丸治之，须加三黄丸，谓天时不可伐，故加寒药以顺时令。若热物只用三黄丸何谓？此三黄丸时药也。假令冬天大寒之时，伤羊肉湿面等物，当用三黄丸治之，须加热药少许，草豆蔻丸之类是也，为引用又为时药。经云：必先岁气，无伐天和，此之谓也，余皆仿此。”⁶

在对因时用药原则的具体运用中，李果根据时方与普通方剂之不同，而分别采取两种方式。其一是将时方加减，用于四季。他认为：时方虽为时证而设，但有的经加减，也可用于其它季节。如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为长夏之时方，但方下注明其它季节可“从权”加减用之。¹ 其二是对普通方剂，随季加减。这在李果著作中有充分体现。例如：
1、补中益气汤，为脾虚下陷、阴火上冲之热中证而设。《内外伤辨·饮食劳倦论》中，本方下专门列有“四时用药加减法”，

后又在《脾胃论》中对其进行了补充。归纳起来，可以看出，李果是以症状为纲，以四时为目进行论述的。补中益气汤证兼有咳嗽症状者，“如夏月咳嗽者加五味子二十五个、麦门冬五分去心；如冬月咳嗽加不去根节麻黄五分；如秋凉亦加；如春月天温，只加佛耳草，款冬花已上各五分。若久病痰咳，肺中伏火，去人参，以防痰嗽增益耳。”⁷ 兼腹痛者“如恶热喜寒而腹痛者，于已加白芍药二味中，更加生黄芩三分或二分；如夏月腹痛而不恶热者亦然，治时热也；如天凉时，恶热而痛，于已加白芍药、甘草、黄芩中，更少加桂；如天寒时腹痛，去芍药，味酸而寒故也，加益智三分或二分，或加半夏五分，生姜三片。”¹ 2、调中益气汤，为湿困脾机，脾气下流之证而设。李果认为，此方证“随四时为寒热温凉也”，治疗也应随时加减。“如秋冬之月，胃脉四道为冲脉所逆……病名曰厥逆……其证：气上冲咽不得息，而喘息有音不得卧，加吴茱萸（汤洗去苦，五分或一钱五分），观厥气多少用之。如夏月有此证，为大热也……宜以黄连、酒黄柏、酒知母各等分，为细末，热汤为丸”。如兼有腹中痛者“夏月须加白芍药三分，如春月腹中痛尤加，……如冬月腹痛，不可用芍药，益大寒之药也，只加干姜二分，或加半夏五七分（以生药少许制）。”¹

由以上可以看出，李果对四时节律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将因时制宜的精神贯穿于确定治法、组方、用药的整个过程中，补充了中医学中因四时节律而治疗的内容。

二、昼夜节律的运用

李果运用昼夜节律，主要见于服药时间的选择上。药物吸收情况随服药时间不同而有差异，只有在最佳服药时间，药物才能达到最佳疗效，这是现代中西医公认的看法。李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无法以理化

手段进行检测,但他根据昼夜阴阳消长规律,在大量临床实践观察中发现了昼夜时间变化与服药之间的关系,并予以充分重视。在他著作的方剂之下,一般都结合进食前后远近注明了服药时间。笔者将这些散在的资料进行了整理,认为大体有如下几条规律:

第一、补气升阳之剂上午服。上午正值阳气渐旺之时,此时服药,借时气助药力益气升阳。如升阳益胃汤,方后注有:“早饭、午饭之间服之”,¹其它如补中益气汤、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等也有类似说明。

第二、补泻之剂以进食远近前后为时间界限。祛外感邪气之剂,一般食后服,借食气以助药力;温补虚损之剂餐前服,取其药后进食,先补以药力,后助以食气;甘温除热之剂则食远服,恐药食共进,有碍除阴火内热。

第三、阴阳同病者,随时间之阴阳调病之阴阳。李果认为:体内阴阳的偏盛偏衰,要顺应昼夜阴阳消长规律进行调节。例如,对青白翳证的辨证施治,他分析此证由“阳不胜其阴,乃阴胜阳虚,则九窍不通,令青白翳见于大眦及足太阳少阴经中,郁遏足厥阴肝经,气不得上通于目,故青白翳内阻也”。为调整其阴盛阳虚的病理状态,应根据“内经云:阴盛阳虚则先补其阳,后泻其阴”的原则,于每日清晨,借阳气之升发服补阳汤;傍晚则于阴气将盛而未盛之时服泻阴丸。他说:“每日清晨,以腹中无食,服补阳汤”,“先补其阳,使阳气上升,通于肝经之末,利空窍于目矣”,“临卧服泻阴丸”。同时还注明:若天色变经大寒大风……待体气和平,天气如常服之”,²这说明李果不仅重视昼夜阴阳变化对服药的影响,而且也注意到自然气候变化与体内阴阳变化有关。

其它如月份节律的应用,在李果的著作中也有记载,如神圣复气汤“于月生月满时食”³等等。

总之,李果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,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,自发地应用了时间规律。提示出虽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经典著作偶有论及,但并未引起后世医家注意的问题,其中尤其在应用四时节律遣方用药上,颇具灼见。他在时间治疗上的特点是将时间治疗原则与辨证论治原则有机结合。因而其所创之方更符合临床实际。可以认为,这正是李果“论证设方,其应如响”⁴的原因之一。他对时间节律的创造性应用,丰富了中医时间治疗学的内容,对今之从事中医理论、临床及时间医学的研究者,也不无启迪之功。

参考文献

- ①李果《脾胃论》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1978年6月第一版
- ②郭霭春《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》天津科技出版社,1982年第一版
- ③吴昆《医方考》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 1985年9月第一版
- ④汪昂《医方集解》中国书店,1987年11月第一版
- ⑤赵安业“‘春困发陈汤’防治春困”卫生科技报,1982年4月10日
- ⑥李果《兰室秘藏》中国古籍出版社,1986年6月第一版
- ⑦李果《内外伤辨》商务印书馆,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出版
- ⑧李果《东垣试效方·砚坚序》上海科技出版社,1984年12月第一版

